

與錢鍾書論比喻

——「管錐編」管窺

黃維樑

● 錢鍾書：比喻大師

錢鍾書的巨著「管錐編」最近陸續出版。宋淇先生說，他已收到作者所贈的第一至第四冊。在本港買

書，直至三月初為止，則只能買到首三冊。三冊書，已經一千二百多頁了，中、英、法、德、意等多種文字，交疊在一起，聳聳然，是一座有秩序的巴別（Babel）塔。高塔仰止，雖不能攀，心嚮往之。錢鍾書謙稱自己「錐指管窺」，所以書名是「管錐編」。

錢氏的學問，是大海大洋，而我連做河伯的資格也沒有。我之讀「管錐編」，用「管窺」來形容，可說再適當沒有了。

近幾年來，我對文學作品中比喻的運用，甚感興趣。去年讀周振甫「詩詞例話」的修訂本，對書中論及比喻的地方，自然沒有放過。周著有好幾處引了錢鍾書論比喻的說話，據周著卷首所言，引的是「管錐編」的手稿。現在「管錐編」既已正式出版，我毫不考慮，就首先翻檢書中論及比喻的文字來讀。

錢鍾書是比喻大師。他的著述——無論雜文、論文、短篇小說、長篇小說——裏面，比喻是絕對少不了的。據說他的長篇小說「圍城」在一九四七年出版後不久，有人統計書中所用比喻的數目，發現一共有幾百個。可惜我沒有讀過這篇統計性文章。無論如何，「圍城」的讀者，一定對小說中的奇比妙喻，留下極深刻的印象。「圍城」的英譯本，由茅國權和Jeanne Kelly完成，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去年鈔刊行面世。劉紹銘先生有文章介紹這個譯本，特別提到以下的比喻。話說主角方鴻漸與鮑小姐，到了「一家門面還像樣的西菜館」吃飯：

誰知道從冷盆到咖啡，沒有一樣東西可口：上來的湯是涼的，冰淇淋是熱的；魚像海軍陸戰隊，已登陸了好幾天；肉像潛水士兵，曾長時間伏在水裏；除醋以外，麵包、牛油、紅酒無一不酸。（頁十六）

這些是「圍城」中最膾炙人口的比喻，讀到這裏，誰能够不捧腹而笑？其他俯拾即是比喻，好像：「物價像吹斷了線的風箏，又像得道成仙，平地飛昇。」（頁三〇九）這兒寫的是抗戰時上海的情形。世人這幾年飽受通貨膨脹之害，讀到這個比喻，只能苦笑一番了。

師承詹穆士（Henry James）的現代批評家認為：小說應該盡量客觀；小說家和劇作家差不多，職責在寫物敘事，不在臧否議論。在這些現代批評家的眼中，錢鍾書是不務正業的小說家，因為他實在太喜歡發議論了。如果要巧立名目，則錢氏的小說，大可稱為雜文式小說，以別於這些現代批評家所服膺的戲劇式小說。

錢鍾書的議論發得高明，讀者津津有味看故事之餘，只有貼貼服服聽他發議論、教訓人的份兒。他的議論常以比喻出之，生動風趣，讀來有提神醒腦、笑

逐顏開之效。繁富的比喻，構成了他作品最大的特色。研究錢鍾書而不及他的比喻，就好像研究杜甫而不及他的忠君愛國思想一樣，不能搔到癢處。目前以錢鍾書為題材的博士、碩士論文已經有很多篇（上面提到的「圍城」英譯本導論的附註，幾乎一一列舉了出來），可惜我還沒有機會逐篇閱讀，不知道有沒有人好好研究過這位比喻大師的妙技。如果還沒有人好好研究過，那末——錢迷們請注意——這個題目是塊尚待開墾的處女地。

在「管錐編」以前的著述如「談藝錄」、「宋詩選註」裏，錢鍾書討論過比喻。不過，「管錐編」中这方面的論述，頗有錢氏的新體會，因此格外值得我們注意。錢鍾書這位比喻大師論比喻，猶如庖丁論解牛，陸羽論烹茶，好此道者，怎能失諸交臂？

● 比喻：語言藝術中的藝術

宋代陳騭的「文則」一書，極重比喻，把比喻分為十種。他說：「文之作也，可無喻乎？」今人秦牧認為「如果在文學作品中完全停止採用譬喻（即比喻

」，文學必將大大失去光彩」。文學是語言的藝術，這是公認的定義。秦牧強調比喻的重要，說它是「語言藝術中的藝術」。他說：「假使把一只雄孔雀的尾羽拔去一半，還像個什麼樣子呢？雖然它仍舊可以被人家叫做孔雀。」秦牧重視比喻，與陳騭殊無二致。其實我國歷代談文說藝之士，重視比喻的，絕不限於陳、秦二人。「毛詩序」所說的賦、比、興三種技巧中，比就是比喻。

比喻在西方的修辭學中，歷史同樣光輝。阿里士多德在「修辭學」裏面，指出寫作的三大要則是比喻（metaphor）、對比（antithesis）和具體生動（animation），阿氏還說創作比喻的能力是天才，是傳授不來的。今人勃魯克斯（C. Brooks）和華倫（Warren）在其合著的「現代修辭學」（Modern Rhetoric）中，特闢專章論比喻，並極言比喻在日常語言中的重要。由此可見，古今中外的談藝之士，無不把比喻看作「語言藝術中的藝術」。

● 兩種比喻

一般人重視比喻，因為它可以幫助說明事理，正如秦牧所說的：「它」出現，往往使人精神爲之一振。它具有一種奇特的力量，可以使事物突然清晰起來，複雜的道理突然簡潔明瞭起來，而且形象生動，耐人尋味。」可是，錢鍾書認爲比喻的功用不止於此。「管錐編」第一冊「周易正義」中「乾」一節，有下面的話：

理賡義玄，說理陳義者取譬於近，假象於實，以爲研幾探微之津逮，釋氏所謂權宜方便也。古今說理，比比皆然。……「易」之有象，取譬明理也，「所以喻道，而非道也」（語本「淮南子」「說山訓」）。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，初不泥於某象，變其象也可；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，亦不戀於象，捨象也可。到岸捨筏，見月忽指，獲魚兔而棄筌蹄，胥得意忘言之謂也。（頁十一、十二）

這裏的意思是，說理性文章設比用喻，端在說明事理，事理既明，比喻大可功成身退。這番道理，筆者可以代爲解釋如下。「孟子」「齊桓晉文之事章」中，孟子向野心勃勃的齊宣王提出警告，說以他目前的國力和施政，而要做到「闢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國而撫

四夷」，簡直有如「緣木而求魚」一樣。緣木求魚是個生動的比喻，說明做法錯誤，不可能達到目的。孟子要齊宣王明白的，是「做法錯誤，不可能達到目的」這個意思。這個意思是岸，緣木求魚的比喻是筏，到岸則可以捨筏（雖然，緣木求魚這個比喻，已經成爲我國日常語言中的一部份）。以上說的，是比喻在說理性文章中的功用。在美文——即藝術性創作——中，比喻的功用可就更大了。緊接上面的引文之後，錢鍾書這樣說：

詞章〔按即美文〕之擬象，比喻則異乎是。詩也者，有象之言，依象以成言；捨象忘言，是無詩矣，變象易言，是別爲一詩甚且非詩矣。故「易」之擬象不即，指示意義之符（Sign）也；「詩」之比喻不離，體示意義之跡（icon）也。不即者可以取代，不離者勿容更張。……是故「易」之象，義理寄宿之蘆蘆也，樂餌以止過客之旅亭也；「詩」之喻，文情歸宿之菟菟也，哭斯歌斯、聚骨肉之家室也。（頁十二、十四）

這段話精彩極了，可是一般讀者却不易一看就明白。錢氏認爲說理性文章（錢氏以「易經」爲代表）的比喻是 sign，藝術性作品（錢氏以「詩經」爲代表）

的比喻是 icon。光 icon 一字，就值得大做文章。

用最簡單的話來說，sign 和 icon 的區別是這樣的：前者只指示意義，本身沒有意義；後者則表示意義，且意義就在本身。錢鍾書用比喻來解釋這兩種比喻的不同，不愧是比喻大師的本色：他認為說理性文章的比喻，有如家室，是暫時寄寓的；藝術性作品的比喻，有如家室，是永久歸宿的。至此，二者的區別，應該相當清楚了。如果有人仍有疑問，則筆者不妨狗尾續貂，作以下的補充。說理性文章的比喻，是手段；藝術性作品的比喻，是目的。借用現代傳學宗師麥克魯漢 (M. McLuhan) 的術語，則說理性文章用比喻，比喻這一媒體 (medium) 乃爲了傳達訊息 (message)；藝術性作品用比喻，比喻這一媒體的本身就是訊息 (即麥氏所謂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)。我們也可以這樣說：說理性文章的比喻這一 rhetoric 仍然是 rhetoric，藝術性作品的比喻這一 rhetoric 則是 substance 了。

勃魯克斯和華倫的「現代修辭學」專論比喻那章，有和錢鍾書類似的說法，今摘譯如下：

在嚴格的科學性陳述裏面，比喻是沒有地位的。在

不那麼嚴格的科學性討論中，比喻則位居輔佐，可有可無。不過，我們日常所讀的，不管是政治演說、世局評論、親友信札、個人意見，還是小說、詩歌、戲劇，還是……，以及我們所寫的，十居其九，比喻是首要的表達手法。比喻不只是裝飾，不是「額外的東西」。用比喻往往是最高精密最活潑的說話方式，而且往往是述說某事物的唯一方式。要說的話，一旦涉及解釋或評價，我們就更非用比喻不可了。誠然，比喻是解釋經驗的必須工具。

「用比喻……往往是述說某事物的唯一方式。」「比喻是解釋經驗的必須工具」這些話，可說是勃魯克斯和錢鍾書的共同語言。

●描寫音樂多借重比喻

理論的話，上面已說了很多，現在是舉實例的時候了。錢鍾書在「管錐編」那部份的討論，只援引了「詩經」的「車攻」和「無羊」兩首爲例，且語焉不詳。筆者這裏打算自己另外舉例，以爲上述理論的說

明。歷來描寫音樂的文字，多以比喻爲靠山。一來樂音是抽象的，需要具體的比喻來形容，使讀者有聯想的憑藉。二來我們聽音樂時，本來就已產生種種的聯想，把抽象的樂音轉化爲具體的經驗；因此，在我們用比喻來形容樂音的時候，我們其實只在描寫這個聽音樂的經驗而已。勃魯克斯和錢鍾書分別指出比喻之不可替易，正好在此求證。白居易「琵琶行」這樣形容琵琶的聲音：

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語；
嘈嘈切切錯雜彈，大珠小珠落玉盤。

這裏以聲音（「大珠小珠落玉盤」的聲音）來比喻聲音（琵琶），想像還不筆奇特。韓愈「聽穎師彈琴」以人和自然景物作比喻，想像豐富多了：

昵昵兒女語，恩怨相爾汝。
劃然變軒昂，勇士赴敵場。
浮雲柳絮無根蒂，天地間遠隨飛揚。
喧啾百鳥羣，忽見孤鳳凰。
躑躅分寸不可上，失勢一落千丈強。

如果韓昌黎只以柔剛輕重等字爲形容，那麼，感染力

便差得多了。李賀寫樂音，同樣借助於比喻，而想像力比韓愈更勝一籌，給讀者描摹了一個奇幻的神話境界。這就是他著名的「李凭箏篴引」：

吳絲蜀桐張高秋，空白凝雲頽不流。
江娥啼竹素女怨，李凭中國彈箏篴。
昆山玉碎鳳凰叫，芙蓉泣露香蘭笑。
十二門前融冷光，二十三絲動紫皇。
女媧煉石補天處，石破天驚逗秋雨。
夢入神山教神姬，老魚跳波瘦蛟舞。
吳質不眠倚桂樹，露脚斜飛濕寒兔。

「鳳凰叫」、「香蘭笑」、「女媧煉石」等句的運思遣字，純然是李賀的風格。陳穎先生比較研究過李賀和濟慈（Gohn Keats）中英兩個詩人，我們發現濟慈的名詩「夜鶯曲」，與李賀的「李凭箏篴引」一樣，也以一連串的比喻來形容音樂的境界。中外的詩篇，描寫音樂時借重比喻，小說中的情形也如此。劉鶚「老殘遊記」中明湖居聽書一節，大家耳熟能詳，不必贅舉。

●古今著名比喻略據

比喻不是手段，是目的；不是旅亭，而是家室。我們還可以用很多很多其他例子，來說明這個道理。下面是杜甫的「花鴨」：

花鴨無泥滓，階前每緩行。
羽毛知獨立，黑白太分明。
不覺羣心妒，休辜俗眼驚。
稻梁霜汰在，作意莫先鳴。

此詩暗寫子美潔身自愛，才華出眾，態度從容。全詩建立於花鴨的比喻上面，如果抽掉這個比喻，這首詩就垮了。李商隱「初食笋呈座中」的用比喻，和「花鴨」相近：

嫩捧香苞初出林，於陵論價重如金。
皇都陸海應無數，忍剪凌雲一寸心？

此詩呼籲士人先生珍惜年輕才俊，不要橫加排擠傷害。義山請人高抬貴手，不要切掉嫩笋。真的，把笋這

個比喻切掉，也就是把這首詩切掉了。朱慶餘的「近試上張水部」，用的也是比喻：

洞房昨夜停紅燭，待曉堂前拜舅姑。
妝罷低聲問夫婿，畫眉深淺入時無？

朱慶餘獻呈了自己的作品，很想知道張水部（張籍）的反應，却又不便明說，於是含蓄迂迴，以「畫眉深淺入時無」為喻。比喻是此詩的一切，無比喻即無此詩。

韓愈的「張中丞傳後敘」，極言張巡和許遠二人忠心愛國，死守睢陽。他們被賊兵圍困時，「外無蚍蜉蟻子之援」。蚍蜉蟻子是比喻，全句說連一後援兵也沒有。這個比喻道出了張、許當時的困境，加強了文章的說服力。可是，這個比喻却是「位居輔佐，可有可無」的。余光中的「長城謠」一詩，以麻將牌比喻長城，以凡夫俗子打麻將殺死時間，對比仁人志士以血臂獨撐長城的愛國行為。這個比喻是全詩的主腦，絕對不是可有可無的。如果把這個比喻取掉，此詩就會像詩中所說的長城一樣，整個倒塌下來。現錄此詩如下：

長城斜了，長城歪了

長城要倒下來了呵長城長城

堞影下，一整夜悲號

喉嚨叫破血管

一腔熱

嘉峪關一直濺到山海關

喊人，人不見

喊鬼，鬼不見

旋地轉天的暈眩，大風砂裏

碑石一塊接一塊，

一塊接一塊碑石在迸裂

搖撼比戰國更大的黑影

壓下來，壓向我獨撐的血臂

最後是樓上，衆人推牆

霹靂聲的洗牌聲

把我驚醒

說理性文章所用的比喻，和藝術性作品所用的比喻，其不同在於：前者往往是裝飾品，後者則往往是作品有機的一部份甚或全部。「長城謠」是說明此理的又一例證。

錢鍾書在「宋詩選註」中盛讚蘇軾的比喻，說它

們「豐富、新鮮〔而〕貼切」。這是確切的評語。其實大多數出色的作家，都擅長創造比喻。現代作家之中，余光中的比喻也是豐富、新鮮而貼切的。上述的「長城謠」是一實例。蘇軾的「和子由澠池懷舊」，開首四句是：

人生到處知何似？應似飛鴻踏雪泥。

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！

雪泥鴻爪這個比喻，雖然不等於此詩的全部，却是此詩極重要的部份。此詩一共八句，而此比喻前後佔了四句，也就是佔了全詩篇幅之半。如果取消了它，那無疑把此詩腰斬了。只留下後半部，則詩意不全之外，詩的趣味頓減，讀者的損失，又何止一半？余光中的近作「割盲腸記」，比喻用了好幾個，都很風趣，下面這一組尤佳：

是醫官，還是羅金剛？

是護士，還是諸菩薩？

為我降魔

在蓮花燈下？

醫官是金剛，護士是菩薩，待割的盲腸是要降的魔，手術燈則宛如蓮花燈。佛性慈悲，吉人自有天相，魔降當然病除。文學的功用，不外有益和有趣。「割盲腸記」一詩意志昂揚，有益世道人心，而寫來極為有趣，上面所引數行，是該詩最有趣的部份。這部份絕對不是盲腸，而是亮晶晶的詩眼，萬萬割除不得啊！由蘇軾和余光中的兩個例子看來，則有些比喻雖然不是作品的全部，但顯然是作品重要的有機部份，是取代不得，割愛不得的。

錢鍾書是真正博聞彊記的人，「管錐編」是他畢生學問的滙聚。筆者如此管窺一番，只看到天上千萬星星中的一顆——不，只是若干份之一顆，因為書中論比喻的地方還有好幾處。其他諸說，如博喻，如喻之多邊，都有啓發性，值得進一步討論。錢氏是比喻大師，他的實踐如何與理論配合，也值得探究。這些只有等待將來再論了。

〔附註〕

- ① 以上幾句，都引自秦氏「譬喻之花」一文，收於其「藝海拾貝」（上海文藝出版社，一九七八）所引見頁一五一。
- ② 同上。
- ③ Brooks & Warren, *Modern Rhetoric* (N. Y., Harcourt, Brace & World, 1970), P448
- ④ 參見David Y Chen, Li Ho and Keats: *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Poets* (dissertation, Indiana University, 1962)。
- ⑤ 此詩收於余著「白玉苦瓜」（臺北，大地，一九七四）。
- ⑥ 見一九七九年八月廿八日「聯合報」副刊。